



叶树/著

诡婴

爱因斯坦脑切片惊被利用，高智商邪恶犯罪何时休？
以血点衣姑获鸟重回人间，A型血孕妇惨死何时终？

超越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首《脑髓地狱》的悬疑推理传奇

榕树下文学网站CEO 张恩超、著名作家 庄秦
乐果文化传媒创始人、《士兵突击》出版人 甄煜飞

联袂推荐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诡婴

叶树／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诡婴 / 叶树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221-10868-5

I. ①诡…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83131 号

诡 婴

Gui Ying

作者 叶树

责任编辑 梁永雪 张忠凯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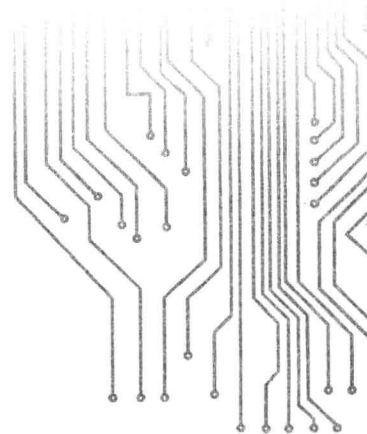
字数 244 千字 印张 16.25

ISBN 978-7-221-10868-5

定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序 幕 / 1

第一章 **A 型血** / 8

第二章 **犯罪艺术** / 15

第三章 **骗 局** / 24

第四章 **枯 坟 岛** /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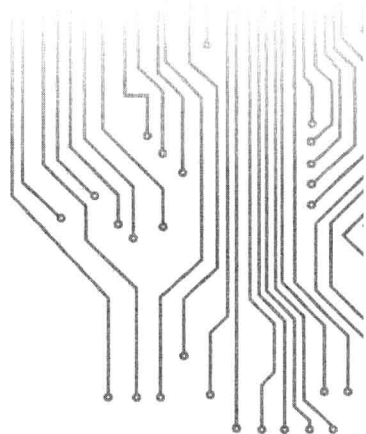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异变 DNA** / 39

第六章 **嗜血者** / 53

第七章 **诡 面** / 63

第八章 **孤岛别墅** / 80

第九章	驱魔节前夜 / 90
第十章	驱魔节 / 101
第十一章	消失的记忆 / 116
第十二章	疑 心 / 128
第十三章	第二次杀人事件 / 135
第十四章	猜 疑 / 151
第十五章	姑获鸟归来 / 161
第十六章	破腹之婴 / 184
第十七章	血 婴 / 197
第十八章	地洞里的尸体 / 220
第十九章	凶手的倒计时 / 243
尾 声	/ 252



序幕

1

黄昏里橘红色的半边天渐渐褪去了色彩，仅剩最后一丝余温的阳光穿过锈迹斑斑的铁窗，给置于古老的实验架上的福尔马林溶液镀上了一层金边。

这是浓度百分之三十七的甲醛水溶液。那块大脑切片静静地悬浮其中，默默等待着世人的遗忘。尽管“他”生前有着旷世惊人的荣耀，此刻却仅仅是被浸在发出浓重刺鼻气味的溶液中，和普通人的大脑切片放到一起，没有人还能像过去那样一眼便认出“他”。但是他太优秀，太接近于完美，没有人愿意就此遗忘他的存在。

因为，他是爱因斯坦。

对于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学家来说，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是他们梦寐以求的研究对象，而对于致力于大脑研究的华裔科学家张教授来说，得到那颗如核桃纹理般复杂的大脑比得到任何东西都让他兴奋不已。

他的手在发抖。

他慢慢拧开溶液瓶的盖子，强烈的刺鼻气味马上扑了过来。但是他似乎忘了自己还有嗅觉，贪婪的视觉霸占了他所有的神经。

“您好，您好！”连绵不绝的问候和欢迎的声音让他有些眩晕。

回国的客机上，他在阶梯上望着高楼林立的城市，望着似乎触手可及的云朵。

二十年没有回国的他突然辞去了在美国秘密研究中心的所有职务，在国内一个偏远的村落安居了下来。他不会再被其他事打扰，不翼而飞的爱因斯坦的大脑切片也永远不会被公之于众。

五十多岁的他头发早已花白，值得欣慰的是他美丽的妻子在三个月前怀了身孕。他依稀记得年轻时的那次运动会，遗憾的是冠军的桂冠最终并没有戴在他的头上。他曾经梦想过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作为一名生物学家，他也许可以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改变自己的体能。他的嘴角忽然翘起，窗外瑟瑟的风声随之停下，仿佛连风也在惧怕着他魔鬼般的实验蓝图。

怀孕第三个月。

爱丽丝抚着自己的肚子，脸上洋溢着满意的表情。

张教授摸摸她的头发，将耳朵贴着她的胸脯缓缓向下移动，到了腹部就停了下来。

爱丽丝“噗”一声笑了：“别急，胎动要等到十八到二十周才有呢。”

“我们的宝宝可不是一般人，他是第二个爱因斯坦。”张教授调侃着，重又将耳朵贴在了妻子的肚皮上。

爱丽丝刚要开口，却看见丈夫一脸惊异的表情。他竖起食指，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低声说：“真的有声音。”

爱丽丝平静甜蜜的脸忽然变了色，取而代之的已是一种难以形容、只有人类在死亡时才会出现的表情。张教授承认，他从未见过这种表情在妻子的脸上显现过。

“啊！”爱丽丝嘶喊着，双手紧握，倒在地上，蜷曲着身体来回挣扎着。

这是待产的症状，但是妻子刚怀孕三个月，连预产期都还没到。“难道是……”张教授将手指插入头发里来回游走着，小声嘀咕着，“一定是哪里出了错……一定是……”

“护士，快点！”移动病床的四个轮子飞速转动着，四面围着喘着粗气的医生。

“对不起，先生。”一个体态高瘦，皮肤白皙，看样子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的护士拦住了张教授，“您需要回避一下。”

他没有说话，久经风浪的他不会因为这点小事而使他夜晚般平静的心生起波澜。“究竟是哪里出了错？”按他的计划，妻子应该怀孕十三个月才可以生产。“也许是那些该死的动物基因在作祟。对，一定是那样。这么有创造性的实验有一点微小的副作用也是难免的。”他安慰着自己。

“不要过来！”披头散发的爱丽丝疯了一样抓咬着一切能够得到的东西。她紧握的双手触到了护士的衣角，像落水时忽然碰到了可以救命的稻草，她猛烈地把护士的一只袖子扯了下来。

“快，快！”几个人一拥而上，终于按住了她。“给她打安定剂！”爱丽丝摇摆的脑袋忽然停了下来，她绝望地望着护士手中残忍的针尖：“不要打，不要。”这几个月以来，她已经被注射了太多她的身体本不该拥有的东西。对于她来说，这个世界上最可怖的已经不是魔鬼，而是药水，是注射器。

“莎莉，快点！”一个年长的老护士急促地催着年轻高挑的小护士。她叫莎莉，张教授在门缝里看着她。他认识她，刚才就是她拦住了他，并且说医院规定，不准家属入内之类的话。

最后几个气泡被莎莉从注射器里推了出去。“可以开始了。”她点头示意。

爱丽丝已经停止了哭闹，平静得像是睡着了一样。她注视着一点点接近的注射器，并计算着它与皮肤的距离。

张教授从门缝向屋里瞟了一眼，突然的安静让他有些意外。那个笨手笨脚的护士应该从业不到两年，他完全有信心说，自己的扎针技术可以超过屋子里的任何人。

他回过头，靠着写着“产房”两个大字的玻璃门点燃了一支烟。

“喔……”一阵奇怪的声音从屋里传了过来，他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妻子鼓鼓的肚子，“应该不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莎莉走过去拿消毒药棉，正好挡住了张教授的视线。

“啊！”一声尖叫和几个不同的声音几乎同时响了起来。张教授猛地回



头一看，“产房”两个血红的大字已经不见了，真正的血遮挡了它们的存在。

黏稠的血液附着在门的每一块玻璃上，仿佛在隔绝着门内外两个世界。

他看不见，他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

“爱丽丝！”他喊了一声，刚要撞门进去，却被破门而出的医生撞了个踉跄。浑身滴着鲜血的医务人员疯了一样嘶喊着四处逃窜。

他怔在门口，他的实验失败了。

爱丽丝安静地躺在产床上，蓬乱的头发下，死鱼般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天花板。她再也不用惧怕什么了。

从屋顶上看，她的产床完全成了一件别致的艺术品。

是一朵巨大的红色花朵。

红色的花瓣遍及屋子里的每个角落，而花心的部分，爬起一个浑身是血的新生命。第一次呼吸到空气的它不知道自己奋力撕裂的并不是蛋壳，而是母亲孕育了它三个月的肚子。

它红白相间的大脑裸露在空气里，像是刚剥好的核桃一样错综复杂。摇摆的尾巴正在甩着身上的血污。

2

洛杉矶。

国际科学会会馆，凌晨三点五十一分。（注：国际科学会，一个庞大的秘密研究组织，成立于一九六二年，成员遍及世界各地，致力于研究各种轶闻和诡异事件。后来随着入会人数的增加，他们的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学术领域，至今仍在不断壮大。）

阴冷的风夹着浓重的腐木味道长驱直入，空旷的长廊里一串清脆急促的脚步声渐渐临近。

面颊上皱纹丛生的老会长坐在会馆中央的凉亭里，呼吸急促，额头上的青筋像一条条蚯蚓一样爬来爬去。

“快……我要喝……”老会长抽搐着身体，将不能自控的手伸到半空，不停攥抓着。

“是，会长。”长廊的尽头走来一个十五六岁的旖旎少女。亭子里的风没有一丝寒意，但是她的手却在发抖。

端在她手中的旧时中国茶具在乒乓作响。皎冷的月光下，杯子中红色的液体荡起一圈圈波纹。

她走到了会长面前，老会长像毒瘾发作一样一把抢过杯子，一饮而尽。红色的液体顺着他的嘴角流了下来。

顿时，威士忌夹杂着血液的浓烈味道蔓延开来。

“你退下吧。”

“是，会长。”少女说完就匆匆离开了。

她走得很快，生怕身后的血盆大口会突然袭击过来，让她也变成和那个巨大的地下室中的每一具被榨干血液的尸体一样的腐烂物。

看着少女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走廊的黑暗里，老会长蒙眬着眼睛望向已经缺了一半的月球。他每天晚上都会在这里看上几个小时的月亮，这已经成为了他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他全身放松，瘫软在凉椅里，思绪飘到了远方。

五十多年前的那次事件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他居然在窗外目睹了自己的养父杀害母亲的全部过程。

在母亲倒在血流成泊的地板上一动不动时，养父的身体突然异样地抽搐了起来，他踉跄着跑进卧室里翻箱倒柜了一番，出来的时候，手上多了一把泛着耀眼寒光的水果刀。

年幼的会长瞪着圆鼓鼓的眼睛不敢发出一丝声音，甚至连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都可以听到。

养父抖着手拿起杯子倒入半杯威士忌，随后又抓起母亲沾满血污的手，用水果刀将她的手腕割破……

那一刻，他的世界坍塌了。

他看到养父野兽一样的眼里有他看不懂的世界，养父双手捧着混合着威士忌和血液的杯子一饮而尽，然后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喝到第三杯的时候，会长才回过神来，如果他不躲避那双恶魔的眼睛，下一杯混合物中的东西很可能将是威士忌和他的血液……

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在一所福利院，他被一个荷兰籍的律师收养。童年



的创伤似乎并没有对他的生活造成太大的影响，在朋友和家人眼中，他是一个待人和善、聪明优秀的孩子。但是那件事始终隐藏在某些潜记忆中，血腥的画面时常逼真地在他的梦境里回放。

记忆深处的黑暗的爆发，是在一次意外绑架事件中。

在一个黑魆魆的地窖里，他目睹的一切重又唤醒了童年的梦魇。

罪犯居然和自己的养父是同类。当会长看到罪犯将同行被挟持的受害者杀死，将其血液混入饮料一饮而尽时，他对罪犯的感触已经不再是愤怒和惧怕，而是崇敬和羡慕。

罪犯的喉结起伏着，脸上露出满足的神情。一旁的会长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双手还被反绑着，浑身的血液都在附和着罪犯沸腾了起来……

虽然后来他被警察救出，罪犯被当场击毙，但是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对自己救出的人心存感激，反而认为那些人着实让人厌恶。他甚至幻想自己可以同罪犯成为朋友。他开始想起多年前养父那双看不懂的眼睛，那双眼睛，无论是剔透的虹膜还是遮住眼帘的睫毛，都和罪犯那样地相似。他很懊悔直到今天才真正理解自己的养父。

从此以后，只要是遇到了让他焦躁或者兴奋的事情，居住在他躯体里的一种未知的动力就会驱使他模仿自己在窗子外面看到的养父所做的一切。

他开始迷恋起了那种味道，那种诱人的浓浓的血腥和淡淡的酒香相掺杂的味道。

此时他的杯子已经空了，他等的人也已经来了。

走廊的尽头，一个冷艳的长发女人走了过来。

歌月每次看到石桌上的杯子就会知道，马上就会有一个新成员加入，或者马上就有一个新成员要死。

老会长缓缓将视线移到歌月清秀的面孔上，抖动着黑紫色的嘴唇慢慢地说：“是中国人。”

“中国？”歌月很意外，但是她不会问，因为她知道自己迟早会知道。

“他破获我们的内部网络程序并留下自己的名字，就是为了加入我们。”老会长还是说得很慢，“我们现在需要这种人。”

“需要我做什么？”

“调查清楚二十多年前的那起实验事故，我要知道那个怪物是不是还活着。”

歌月已经习惯了老会长的这种思维。

“我们的新成员和那个怪物之间有关系吗？”

“他是中国人，就不会不知道那件事。而愿意加入我们国际科学会的人，是不会对这么诱人的事件充耳不闻的。”

“所以我这次可以一次办两件事了？”

“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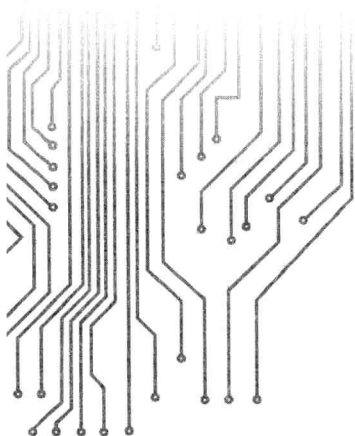
老会长挪动着身体，站起身来缓缓走向了自己的卧室。

歌月望了望浮在云上的月亮，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叫什么名字？”

此时，一片树叶从她的头发上滑了下来，她下意识地：“树叶！”

老会长的房间里忽然亮了灯，同时传来他的声音：“不对，是叶树。”



第一章 A 型血

1

抵御恶魔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将其消灭；另一种，就是将自己变成恶魔。

这是叶树从僵尸游戏中得到的结论。在和恶魔战斗的同时，战胜恶魔和将自己变成恶魔的几率是相同的，因为要对付魔鬼，就要变得比魔鬼更可怕。

决定要到那座岛上之后，他翻阅了很多相关资料和新闻报道，其中不乏因为研究魔鬼而被其反噬的人。不过最为有名的还是一个深入人心的荧幕形象——汉尼拔。他凭着清晰灵活的头脑和丰富的研究经验，将人类的心理解剖到出神入化的地步，甚至可以从一个人的表情，或者是说话的语调中准确获取他此刻的内心活动，获知他过去曾经有过的经历。不过最终，因为少年时代的一些噩梦和自己精通的知识领域，他注定要走上“犯罪艺术”的道路。

叶树已经研究犯罪学很多年了，看过各种残暴或者是离奇的案例和血淋淋的尸体，因此对血液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现在，他的面前就有一注鲜红剔透的血液从透明塑料管中流向一条白皙的手臂。

这条手臂无力地陷在洁白的医用床单上，它的主人嘴唇微张，眼睛望着窗外一片片被风吹落的树叶。

“你醒了。”叶树问。

“没有。”

病床上的人一把拽过被子，把脸埋在里面。

“既然知道自己低血压就应该少出门嘛。”叶树随手拿起了桌子上的化验单，“原来你是A型血啊。”

“什么低血压？是低血糖。”床上的人露出眼睛瞪了他一眼，骂了一声“笨蛋”。

“叶子，”一个身穿洁白护士制服的女人拿着出院手续走了进来，“下午就可以出院了。”

“墨墨，谢谢你这几天的照顾。”叶子坐起身来，端起一杯水。

“这是我的工作嘛。”墨墨走到吊着的血袋前检查还需要多久可以输完。

“这么快就出院？”

“你什么意思嘛。”

“唔……没什么。”

“我是一定要去乌岛的。”

“又低血压又贫血的去了不是自杀嘛。”

墨墨忍不住“噗”一声笑了出来。“是低血糖，不是低血压。”她的表情突然严肃了起来，“你们说的乌岛，是传说生产那个怪物的小岛吗？”

“当然是，不过不知道岛上的居民愿不愿意接待我们。”叶树顿了顿，“听说岛上的居民和外界是保持对立的。”

“这个应该问墨墨。”叶子不怀好意地做了个鬼脸，“她可是去过乌岛沿岸的。”

“虽然是沿岸，但是应该也会听到些风声的。”叶树支起下巴思忖着，“不知道你有没有可靠的消息可以给我。”

“哈哈，你终于懂得不耻下问了。”叶子做了个胜利的手势。

“怎么可以说是不耻‘下’问？叶子你用错词了吧。”墨墨埋怨着。

“当然没有用对。”叶树得意地说，“是不‘齿’下问才对。”刚说完这句，一阵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喂！”



电话的另一头没有回应，只有一阵如同战争片中狂轰滥炸的嘈杂不堪的声音。

“谁啊？”

在叶树又问了几声之后，电话里杂乱的声音突然停止，同时传来一阵如同旧时的录音设备录下的音质不佳的声音：“不错，你也要去乌岛送死吗？”

声音很慢，并且断断续续，杂着破音，有些失真，听起来完全不像是来自现代信息时代的声音。

“你是——”叶树狐疑地望了望屋子里的另外两个人。

“汉尼拔。”

这个名字叶树很熟悉，但是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并非真正存在这样一个人，因为电影里的人是不可能从荧幕中走出来的。难道是他？叶树想到了那个聊天室。

“又是乌岛。”叶树凝视着手机里已经挂断的陌生号码，突然对墨墨说道，“把你的手拿过来。”

“啊？”不等墨墨回应，叶树已经一把抓住墨墨修长的左手。

“不用担心，我看一下手表。”叶树坏笑着解释。

“色狼，每次抓人家手都说是看手表。”叶子低声咕哝着。

“现在是十点。”叶树放开墨墨的手，一副着急的样子，“差点忘记我还有任务。”说完连告别也没有就冲出了门。

2

乌岛某处的一个黑暗的角落。

一阵像被撕裂般痛苦的嘶喊声传了过来，随后一个黑影从椅子上翻倒在地上，痛苦地滚来滚去。

屋子里没有开灯，黑暗统治着一切。

另一个人影从门外走了进来，他（她）已经习惯了这个人疯狂的哭喊。

“再忍耐几天，会医好的。”

地上的黑影停止了呻吟，但是嘴里仍然不住地发出难以压制的痛哭声。

“什么？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很快就会有很多人来到岛上的，你的皮肤应该可以撑到那个时候。”

黑影不再发出一丝声音，他的身体抖动着，一只手把身体支撑起来，另一只手抚摸着早已腐烂的下体。

“还要等多久？”

“一周之内，他们的人里面，有你需要的 A 型血。”

黑影的身体剧烈抽搐着，他突然大声笑了起来。这笑声中夹杂着痛苦，让人听了不寒而栗。

“给我拿东西吃。”

这声音全然不像人类发出来的，倒像是夜间草原之狼的仰天长啸。

“你应该吃人类的食物。”

“不要，我不要吃那种东西……”

黑影站起身来，身体不断抽搐着，缓缓走了过来。

“我自己拿。”

他的腿像是拖着什么重物，走得很慢，每走一步就会有剧烈的疼痛直接传入心脏。

“不要再吃那种东西了。”

另一个黑影冲上去一把将他捧在手中的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打落在了地上，地上马上传来一阵沉闷的声响。

他马上扑倒在地上，像一只野兽一般将脸埋在那团黑乎乎的东西里，狼吞虎咽地啃食了起来，同时发出一阵咯咯作响的声音以示满足。

他不顾身体的疼痛，在地上扭动着，像是野兽扑倒了某种柔弱的小动物。

另一个黑影这时低声抽泣了起来，地上的黑影对哭泣的声音却全然不顾，专心满足着自己的肚子，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下了他和面前的食物。

“我要走了，你照顾好自己，不要被他们发现。”这句话响起的同时传来一声重重的关门声。

空荡荡的黑暗里只剩下了咯咯地咬碎骨头的声音……

叶树把叶子一个人丢在医院之后，就来到了他的考古学家朋友山下英治身边，不只是因为山下英治现在就在去乌岛必须经过的乌镇上，还因为他有着另外一个身份——生物学家。要想调查当年的人体实验事故，山下英治是必不可少的。

两年前山下英治离开日本，来到了盼望已久的中国。在他的记忆里，金华山的猫是会变作妖怪的。日本很多文学著作里也都出现过这样的记载。他读过京极夏彦的小说，里面描述主人公曾在中国的金华山抓到一只猫，但是事情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那只猫只会整日寻找温暖的地方眯着眼打盹儿，全然没有要变作妖怪的迹象。山下英治总是对中国的上古传说情有独钟。作为一个成功的脊椎动物学家，在工作几年后，他居然跨行进入考古界，并且放弃了已经拥有的一个在日本业界名声不错的工作室跑到了中国。

“你认为在人的肚皮上装上一条拉链，会是什么样子？”

山下英治对这个已经算得上知己的朋友不需要用什么繁文缛节，叶树刚进门，他就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问道。

“打开拉链就可以看到内脏吗？”叶树来了兴致，但是表情苦涩，象征性地做了个鄙视的眼神，“你们日本人真变态。”

“不是日本人。”英治凑过来，并且有意将自己的声音压到最低，“是三年前，我们的一次科考活动途经了埃塞俄比亚的 OMO 山谷。”他警觉地环视了一下四周。“Mursi（埃塞俄比亚偏远地区的一个神秘部落，于一九七〇年被英国人类学家发现），这是我考古生涯目睹过的最神秘的部落。当时，我们乘着小型直升机，突然听见机壳发出一阵沉闷的响声。几十个 Mursi 族人用原始弓箭朝我们射击，并且口中不断叫嚣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这是在示威！”英治最后一句说得很重，他的语速开始加快，“就在驾驶员想要迅速撤离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飞碟吗？”

英治摇摇头，他现在没有心思开玩笑：“他们太恐怖了。我看到一个女